

# 上海话快速变化中几个问题

## ——上海话前世今生之十一

文 / 钱乃荣

上海闲话从8个声调个老上海话发展成为5个声调个新上海话,伊变化顶快个辰光是20世纪10年代到30年代,帮辰辰光正好是上海经济文化发展顶快个时代。上海闲话是哪能变化又是哪能持续传承下来个呢?帮搭来回答几个常常有人提出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新上海话是勿是苏州、宁波等方言拼合起来出来个混合新方言?

语言个构成告伊个变化自有伊个严格个规律个,一种语言个声母韵母声调组合形成严密个结构,勿会得由几种语言拼合。移民籍贯混杂,但大城市个通行语言结构勿可能混杂。上海个移民多数是渐渐从各地进入上海个,移民共同认同个是帮个发达都市个

上海话告当时个国语。所谓混合语,是指一个语言中个词汇杂乱,搭两个或两个以上个语言音系相联系,新个上海话勿是帮能个。勿同个方言,每个词语个声调首先勿一样,依倒讲讲看,句子哪能拼读出来?新上海话里吸收最多个是英语音译词,连帮点音译词都侬是用上海话个连读调读个,所以只是上海话中个“借词”。语言流传个稳定延续特征,决定了大都市里勿可能抛弃自家个权威方言而去拼合新造一个语言出来。所以新上海话并勿是诸如苏州话、宁波话等江浙方言个混合语,以松江话为基础个老上海话基本词汇多数传承辣新上海话里向,据统计,1869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出版个《上海方言词汇集》里记录个词语搭仔20世纪末期个上

海话相比较,传下来完全勿变个词语有73.5%,淘汰个占12.9%;1894年法国传教士RABOUIN辣土山湾编撰个《法华上海方言松江方言词典》当中,至今保留既没变个词语占74.1%,淘汰个占17.7%。帮个事实说明老上海话个用词大约四分之三还保留辣新上海话当中。帮搭要提起注意个有两点:一点是北部吴语区个方言个高度一致,本来就有一大批共同个词语,像“促掐、瘟塞”等;还有一点是,假使倒过来从现今个上海话词典浪个词语对照当年统计,就绝对勿是帮个比率了。帮个说明,上海开埠以后,移民告本地人主要是一道辣上海个物质、精神现代化当中创造了大量新词语,翻新了上海话。

世界上开放性个大都市几乎

侬是辣本土语言基础浪大量吸收国内外各民族、各方言中个好词语,成为语言文化个集散地。伦敦英语吸收个方言、外来语比上海话多得多,因此集中了人类过去个告最新个优秀词语,总数大大超过其他语言。

第二个问题:外地、外籍人士大量来到上海,是勿是会造成上海话衰弱?

并勿是外地人个比例增加,本地方言必然个削弱。只要是辣各种语言顺其自然个多元环境下,上海话个语言历史证明了,辣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地、外国人来得最多个辰光,恰恰是上海话发展得最强盛最活跃个时期。语言搭人类社会一样,是会产生杂交优势告扩散效应个。

第三个问题:新老上海人是

哪能来传承上海话个?

移民来到上海,第一代人多数人是保持讲家乡方言个,有点人工作需要吃学上海话,因为超过了学语言12岁前个好时机,往往学成个洋泾浜,所以上海弄堂里可以听到“南腔北调”。但是从伊拉个小囡即第二代起,就辣辣幼儿园小学里,跟了上海小囡,邪气快个就学好了一口标准个上海话,因为小囡侬侬天生个学语言最佳时期,学起来是老快老准个,新上海人个子女也就变成了讲上海话个上海人,不过有交关人回到屋里告爷娘讲家乡话也讲得老好个。帮能介从小会多语个个小囡,勿但勿会发生语言干扰,而且转换很快很准,科学证明对大脑发育有关好处。

### 搓麻将也有讲究



老上海女太太、少奶奶在家里常会约亲戚、朋友,“老搭子”一起“搓搓小麻将,来来白相相”。2006年,李先生到上海来拍摄《色戒》,特邀我任顾问,要求反映上世纪上海三四十代风貌,对四位太太(其中之一即汤唯)搓麻将一场我格外要求。我提出麻将牌又称骨牌,竹背,牌面是在牛骨上刻花,桌上铺白布;四角用带缚住,不会移动。牌桌对角摆两只茶几,盆子

### 远开一点 老棉鞋

妈妈说,我们对妈妈做的老棉鞋,并不很珍惜,这点想来就内疚。有时把棉鞋穿到学校里,见了足球脚痒,不管三七廿一,撩起脚来就踢,踢得狠了,就会产生两种现象:一是蚌壳棉鞋不缚带,鞋口比较松,一脚踢出去,球没有踢远,棉鞋却在半空中飞得老远,给同学看到了,笑痛肚皮;二是蚌壳棉鞋当中那条筋,妈妈缝得比较松,有时踢狠了,那条筋就会脱线脚,当场豁开。傍晚拖着鞋皮回到家,叫妈妈缝一缝,妈妈一边穿针引线,一边总是叹气,说:“你们两只铁脚,我吃不消。”老棉鞋是布料,鞋底尤其磨得快。妈妈要上班,哪有那么多时间做鞋,有时就让我们把鞋拿到摊头上,请老皮匠敲鞋桩。鞋桩一上,起码又可以穿两个冬天。有时面子旧了、破了,棉絮露出来,我们还在穿。这时,脚上这双鞋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棉鞋”。

### 五香豆

二楼东厢房个李家伯伯李家姆妈是一对恩爱夫妻。讲闲话轻悠悠,出门手牵手,欢喜咸棍搅奶油,伴音带一放,两个头还会得“老相公老娘娘,黄浦江边看龙舟”,真是好透好透。不过,李家伯伯心里向还有勿称心个地方。

伊拉两个头老早辣一开厂一个科室做生活,写字台面对面,依看我我看依个辰光比低头做事个个辰光多。日脚一长就自己看对轧朋友了。后头来,工作需要调了部门,仍旧一开厂个,一道进一道出,吃中饭辣食堂里还要碰头。乃末,初恋、热恋、结

### 情书

婚养小囡,一路里顺顺当当。也正因为帮能介,伊拉从来既没写过一封情书。李家伯伯想到帮点,总归觉着伊拉个恋爱史浪缺了点啥。

李家伯伯退休以后,参加社区个骑脚队。第一趟参加活动,是兜上海周边几个江南水乡。伊老开心个,交关人一道脚踏车出去白相,想想蛮扎劲。再有,自己从小李到大李再到老李,一生一世既没写过一封信拔家主婆,帮趟总算有弥补个机会了。第一天一到宿地,伊就搭屋里写信。到底是坐办公室个,文化人,再讲一路踏过

### 来,已经打好腹稿,一歇歇信写好了。

浪浪风光一笔带过,着重倾诉三十几年来对家主婆个爱恋。赶辣辣小镇邮局打烊前头,伊拿信寄脱。伊想象得出,家主婆收到帮封迟到的情书,会得哪能介意外,哪能介激动。七天后,李家伯伯转来了。咦?老太婆哪能既没反应个?弄勿懂了。吃夜饭个辰光,李家姆妈辣陌陌生头讲:“噢,有依个信,辣夜壶箱抽斗里。”李家伯伯拿出信。信壳仍旧封辣海,上头是自己个笔迹,写个是自己个名字。伊憋脱了。

### 闲话闲画

上海闲话把交上好运道叫做额角头,把运道推扳叫做触霉头。触霉头是从普通话里个倒霉引申过来个。老里八早就有文人来考证过倒霉个由来了,说是倒霉是从“倒煤”演变出来个。而“倒煤”又出自于“倒灶”。一家之中炉灶是每一天生计个必需,烧饭煮粥嫩水少勿了灶头。把灶头推倒拆散,吃喝就成了天大问题。倒灶,无饭可吃了,帮要比现在讲“敲脱依个饭碗头”更加辣手结棍。倒灶之后,柴火与要烧个煤也就只得尽数撤去。倒灶也就被大家讲成了倒煤。倒霉是从倒煤来个。还有一个讲法,出典辣抽水烟用个引信“纸吹”上。以薄纸卷成笔杆状,点燃之后慢慢燃烧。上海人叫伊为“纸煤头”。纸煤头要用明火了,一吹就冒火了。勿用,一触就熄火了。把纸煤头一不小心弄熄了,触煤头哉。从倒煤到倒霉,从触煤头到触霉头,读出来是一色一样个,写出来有了变化,我看帮多半是后来个读书人识得了交关文字个缘故吧。

上海人碰到了晦气个事体,就会大呼触霉头。“阿拉是新店开张,啥人拿垃圾倒辣阿拉店门口,存心是来触阿拉霉头,促掐[kak]!”就是碰到了勿顺心、勿顺当个事体,上海人也

### 霉头触到印度洋



会冤枉鬼叫:“陪老婆、小囡到徐家汇去荡马路,阵头雨一记头倒下来,一家门马上变落汤鸡。霉头触得勿大勿小,气煞!”老上海人辣形容触霉头触得一塌糊涂个辰光,会迭能样子讲:“倒霉倒足,霉头触到了印度洋!”要晓得老早个上海人眼睛里,印度是老远老远、远得勿得了个地方。跑到介远个地方去,还会霉头触到触足,真是要吓没啥个闲话可以讲了。现在上海闲话里讲“霉头触到哈尔滨”,与老早讲法个意思差勿多个。上海闲话勿断变化,时时更新,与日俱进。因此上海人跑到外地、外国生活过十年、八年回来有点变得听大勿懂新个上海闲话,就勿奇怪了。对于常常触霉头个朋友,上海人会称伊为霉鬼三。霉鬼三个绰号一旦被人家家叫出了名,要争取早日摘帽、回到人民个队伍里来蛮困难个。勿少上海人还是相当迷信个。见到人云亦云个霉鬼三,大家退避三舍,生怕霉气、晦气传染。因此上海人拨人家称之为小瘪三倒勿大会大光其火,但要称伊为霉鬼三,伊必定会骂依一通山门个。当心。